

刘庆邦短篇小说

(2002—2003)

编年卷六

手
艺

刘庆邦

非外借



Shanghai
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
House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刘庆邦短篇小说

(2002—2003)

编年卷六

手
艺

刘庆邦

Shanghai
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
House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. 卷 (六), 手艺/刘庆邦著.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8.7

ISBN 978-7-5321-6605-3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7097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丁旭东

书 名: 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. 卷 (六), 手艺

作 者: 刘庆邦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12.6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83,000

印 次: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605-3/I · 5260

定 价: 49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

目 录

女儿家	001
开馆子	017
别让我再哭了	033
金色小调	049
中间人物	063
新房	085
大雁	102
守身	117
黄胶泥	131
走新客	147
城市生活	162
桃子熟了	176
手艺	190
尾巴	204
灯	218
眼睛	232

下种	247
黄金散尽	262
离婚申请	275
作为男人	290
一亩地的故事	309
害怕了吧	324
红围巾	338
大活人	353
双炮	371
朋友	384

女儿家

来金外出要饭，回来时在路边的麦秸垛头捡到了一个孩子。人们传播消息时，没说来金捡到的是孩子，只说来金捡到了一个活的。若说成孩子，有些人也许不去看了。孩子谁没见过！一说成活的，就有了悬念，就有些吸引力。村里不少人都到来金家去了，要看看来金捡到的是几条腿的活物。

这天是星期天，红裙和同学英子也去看。

人们一到来金家就看到了，原来来金捡到的是一个刚出生的两条腿的小妮子。小妮子啊啊哭着，两条红红的小腿乱弹蹬一气，暴露出她是一个小妮子。来金想把她的小腿并拢着压下去，她不干，哭得更凶。来金拿出一个奶瓶子，把奶头子往小妮子嘴里一塞，小妮子顿时就不哭了。奶瓶子里有半瓶浑浑的东西，不像是奶，像是稀面汤。小妮子在喝东西时，两条小腿还是往上翘翘着。

来金是坐在屋门口的地上喂小妮子，一条腿在地上顺着。来金就剩下一条腿了。换句话说，来金是个瘸子。那年春天去做砖坯子的窑场打工，来金去时是两条腿，回来就成了一条腿。那条腿被窑场的砖机齐大腿根切断了，永远留在窑场里了。来金本来是结了婚的，妻子也怀上了他的孩子。他一成了废人，妻子就不

跟他过了，怀了五六个月的孩子也打掉了。来金的日子还过得下去。他仗着自己是个瘸子，把脸皮一抹，逢集到镇上要东西去了，看见茄子要茄子，看见黄瓜要黄瓜。谁要是不给他，他就用拐杖捣着地跟人家瞪眼，或赖在人家摊子前不走。就这样，来金很快打开了局面，他每个集上要的东西当天都吃不完。来金攒钱买了一辆自行车，把自己的出行状况也改善了。别看他只有一条腿，一只脚，骑自行车骑得却很溜，远远一看，谁也认不出他是一个瘸子。有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当腿，来金不仅赶附近镇上的双日集，还去二十里外的镇上赶单日集。这个小妮子，就是他去赶罢单日集回来捡到的。

来金向围观的人们介绍说，他赶集回来已经半下午了，走到一个麦秸垛头听见一个小孩子哭，他一猜就是个小妮子。他拐过去解开包在小孩子身上的小褥子一看，果然是个小妮子。小褥子里除了有小妮子，还有一个奶瓶子和十块钱。十块钱是一个五块的，两个两块的，一个一块的。来金说着，把奶瓶子从小妮子嘴里拔出来，把里面的浑状物向人们示意了一下，说瓶子里的东西也是瓶子里带的，原来是一满瓶，现在就剩这点儿了。

人们认为这事儿不错，来金捡到了一个便宜。

来金不以为然，他说褥子里要是掖个三百五百的，也算个便宜，只有十块钱，算什么便宜？

有人说他捡了个闺女，等于为今后捡了个叫爹的、暖脚的，怎么能不算便宜！

来金更不认为捡个闺女算什么便宜，他说：“嘿，现在钱不好捡，想捡个小妮子容易得很。别的村我不知道，光咱村捡了几个小妮子了？我算了一下，连我捡的这一个，恐怕一共有五个

了吧？”

一个妇女赶紧给来金使眼色，并把眼色牵到红裙身上，意思是提醒来金，红裙在这里呢，要来金嘴上多一个把门的，别说漏了嘴。

那个妇女使的眼色，红裙也看到了。因为眼色牵涉她，她不可能看不到。这样的眼色让红裙吃惊，她不明白自己和来金捡来的小妮子有什么关系，难道……

来金对那个妇女眼色里边的用意并不认同，他说：“捡来的孩子，当的爹，早晚也是一场气。孩子捡的就是捡的，不能老瞒着人家。就算你瞒过了初一，也瞒不过十五，是不是？”这样说着，瘸腿来金毫不避讳地看着在人群中站着红裙。

别的人也不看来金捡来的小妮子了，都看着红裙。正上初中的红裙，今年十四五岁，已经长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姑娘了。

红裙觉得大事不好，她的头一下子蒙得好大，还有点晕。她想拔腿走开，又不敢走，怕一走会证实什么。她不走开，也怕证实什么。太阳快要落了，柳絮在空中飞。一时间，红裙不知怎么处理自己才好，就那么呆呆地站着，像是突然变傻了一样。

跟红裙一块儿来的那个女同学英子，对红裙的底细是知道的，她拉了红裙一下，让红裙走。

这时的红裙是碰不得的，谁碰她，她就向谁作出反抗。英子一拉她的胳膊，她有些恼怒似地，抬起胳膊就给了英子一肘子，把人家撞了一个趔趄。

以前红裙从来不这样，她这个动作显然是过于大了。做完这个动作，红裙像是找到了一个借口，才扭头走了。

从来金家里出来，红裙没有回家，而是向村外走去。

英子担心红裙出什么事，在后面跟着红裙。

红裙样子凶凶的，对英子说：“你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我就掐死你！”

英子在一棵树后站下了，等红裙走得稍微远一点，她又悄悄地跟过去。她不相信跟她很要好的同班同学红裙会掐死她，红裙心里难过，是在说气话。眼下要紧的是得盯紧红裙，千万不能让红裙出事。

红裙走到村南一个打谷场里去了，场面子被三面的麦苗和油菜侵占得很小，场里只有一个陈年的发黑的麦秸垛，还有一个红石碾。红裙背着身子坐在石碾上，避免看见麦秸垛。虽然来金的孩子不是在这个麦秸垛头捡的，哪个麦秸垛她都不想看了。红裙垂下了头。石碾旁边就生着麦苗和油菜，麦苗正要打泡，油菜花已开了一朵两朵。晚风一阵一阵的，把麦苗的顶叶吹得摇晃着。红裙在想，她要不要哭一场。

借着麦秸垛的遮掩，英子也到打谷场里去了，躲在麦秸垛后面，观察红裙的动静。

红裙觉察到英子在麦秸垛后面，她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不会死，我就是想自己在这里呆一会儿。”还没等英子有反应，她又说：“英子你过来，我问你一句话。”

英子怯怯地走到她跟前，她却不问了，直盯着地看着英子的眼睛。

英子被盯得有些发毛，她说：“红裙儿，你要想开点儿。”

红裙说：“我倒要问问，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有什么事会让我想不开？你说！”

英子有些警觉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杨英子，你还想瞒着我啊！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我跟你没完，我不回家，你也别想回家。”

英子说：“俺娘不让我说。”

英子这么说，等于把真相说出来了，红裙害怕证实的东西还是证实了。红裙说：“你娘不让你说，你就别说了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”红裙的眼泪开始滴滴地流出来。她大概不想让英子看见她流泪，就转过脸去。她向远处看着，就那么张着眼，眼泪无声地流。她转过脸时，似乎还对英子笑了一下。

英子说：“红裙儿，你别哭，你哭我害怕！”英子一下抱住了红裙，英子也哭了。

红裙的眼泪流得更汹涌，她全身都在颤抖。

哭完回到家里，红裙没有向父母进一步询问，她到底是不是捡来的孩子，她是父母从哪里捡来的孩子。既然父母愿意瞒着她，愿意把她说成是亲生的，父母自有父母的苦心，她何必刨根问底，何必惹父母伤心！娘以前老是对她说：“你可是拽着娘的奶头穗子长大的，娘可是就你这么一个亲闺女。”这些话红裙以前没往心里去，她确实把自己当成了娘的亲闺女，认为娘絮叨这些话纯属多余。现在想想，是了，亲闺女是不用说的，正因为她不是娘的亲闺女，娘才反复强调她是亲闺女。她懊悔自己以前怎么那么傻呢，怎么不把娘的话过过心呢！晚饭红裙本来不想吃，她心里一满，肚子里就满了。为了不让娘看出她有了心事，她勉强吃了一点点。吃罢晚饭，娘没让她刷锅，她不声不响地就把锅刷干净了。娘没让她喂猪，她把猪也喂上了。在此之前的红裙不是很勤快，或者说她很会自己娇自己，娘让她干点活，她把嘴一撅，老是没个痛快劲。这天晚上娘并没有指使她干活，可她主动

就把刷锅喂猪的家务活承担下来了。娘没看出她有什么不对劲，娘说：“我闺女真是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娘了。”

爹对红裙的表现也很满意，他对红裙的娘也是对红裙说：“你看，还是养闺女上算吧！”

当晚，被娘说成“长大了”的红裙再也睡不着。天上的月亮围着一圈风晕，不那么明亮。月光照进屋里也朦朦胧胧。红裙想想，眼泪流了一阵。想想，眼泪又流了一阵。爹，娘，两个哥哥，都是双眼皮，只有她一个是单眼皮。仅从眼皮上看，她跟这个家里的人就没什么血缘关系。过去，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这家的亲闺女，娇闺女。却原来，爹不是亲爹，娘不是亲娘，她是人家从外头捡来的，根本不是什么亲闺女，而是一个皮孩子。她的亲爹亲娘肯定是有的，但在茫茫人世上，她不知道自己的亲爹亲娘在哪里。她知道，这里的好多父母都一样，为了要男孩，生下来的一看是女孩就扔了，活不拉拉就扔了。有的扔在庄稼地里，有的扔在河坡里，还有的趁天黑扔到集上。他们把孩子扔掉扭头就走了，孩子冻死不管，饿死不管，哭死也不管。不用说，她的亲爹亲娘也是把她扔掉就不管了，他们的心可真狠哪！亏得好心的养父养母捡了她，养了她，不然的话，她不一定能活下来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一定有她这个人。生下她的是亲爹亲娘，抛弃她的也是亲爹亲娘，她只当亲爹亲娘没有了，永远没有了。现在的爹娘虽然没生她，却捡回了她的一条命，使她获得了新生。现在的爹娘是她的再生爹娘，对她是有恩的，从今以后，她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爹亲娘。想来想去，红裙最后把主意打定在好好上学上。她现在正上初中二年级，过了今年暑假就该升三年级。她要一路上下去，上了初中上高中，上完高中再考大学。这里的人不

是看不起女孩子吗？不是认为女孩子不中用吗？她就是要争一口气，上学要上出个样子来，让村里人看看，女孩子一点也不比男孩子差。

到了学校，红裙很少跟同学们玩了，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。连课间操时间，同学们都跑出去了，她还一个人呆在教室里看书，做作业。红裙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，在班里算是中等水平。她计划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尽快达到上等水平。然而烦人得很，不管听老师讲课，还是看书做作业，她不知不觉就走神了。仿佛有个声音在她耳边说，你是一个捡来的孩子。这个声音轻轻的，幽幽的，很像是她自己的声音。这个声音重复几遍之后，她就走神了。她走神走得一点谱也没有，也可以说走得无边无际。好比是秋天的一片落叶，被风吹得翻飞着，飘到西，飘到东。树是有根的，树叶一离开树就没了根，只能随风飘荡，不知流落何方。每次回过神来，红裙都恨自己恨得不行。她狠狠地骂过自己，还自虐地拧过自己的大腿，把腿上的肉都拧青了。可是不行，她该走神还是走神。她管不住自己的梦，就管不住自己的神。这样一来，红裙的学习成绩不但没有升到上等水平，似乎连中等水平也保不住了。

红裙对同学们对她的态度，也产生了错觉。本来是她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再跟别的同学玩耍，交谈，她却认为是同学们看不起她，故而疏远她，孤立她。据她估计，同学们大概都知道她曾是被扔掉的孩子，是父母从野地里捡到的孩子，在背后，不知他们怎么议论她呢。可在当面，他们合起伙来，只瞒着她一个人。这样的估计使她变得格外敏感，格外脆弱，对每一个同学都保持着警惕。同学们无意中说到的一些话，到她那里都成了有

意，她都要和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。比如有一天，几个女同学谈到割双眼皮的事，说镇上新开了一家美容院，可以把单眼皮变成双眼皮。这本来是同学之间互相交流信息的，她一听就沉了心，认为人家是把她这个异类从她家里挑出来，拿单眼皮的事挖苦她，遂满面恼怒地说：“我就是单眼皮，怎么了？单眼皮的人也是人！”

在家里，红裙在爹娘面前也变得小心翼翼，拘谨起来，也多了一个心眼。这天，在外当兵的大哥来了信，信的最后问到红裙妹妹的学习情况，希望红裙妹妹一定要努力学习。爹娘听红裙念了信，娘对红裙说：“你看你哥多知道跟你亲。”

红裙承认两个哥哥都对她很亲，说：“我两个哥哥就我一个妹妹嘛，哥当然对我亲了！”趁着娘高兴，她说：“大哥让我努力学习，我得听大哥的话，等我上完了初中，我还要上高中。”红裙说这个话，带有试探的性质，她要试一试娘愿意不愿意继续供她上学。要是娘一点磕巴都不打，她上到哪儿，娘愿意供到哪儿，她就好好拼她的学习，别的什么心都不操了。要是娘对她的话犯寻思，她也得寻思一下，这个学还要不要上下去。

她一试，就把娘的态度试出来了。娘的态度一出来，红裙的心就凉了。娘说：“一个闺女家，上几年学，识几个字就行了，上那么高的学干啥！你两个哥哥都是初中毕业，我也把你供到初中毕业。三个孩子都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我对哪个孩子都不偏不向。”听了娘的话，红裙没有吃惊，也没有生气，她点点头，表现得很像娘的听话的乖孩子。要是在亲娘面前，要是亲娘不让她上高中，她可以哭，可以闹，甚至可以寻死觅活。亲娘或许会打她骂她，但不管怎样，亲娘还是亲娘，亲娘最终还得依了她。在

现在的娘面前，她不能由着性子来。她本来想哭，但她使劲忍着，不许自己哭。人家捡了你，养了你，还送你去学校读书，对你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就知足吧你！躺到床上灭了灯，红裙才哭了。她的哭还是无声的哭，眼泪把枕头浸湿了一大片。

麦收之前，红裙家出了一件大事，对红裙家的生活造成了强烈冲击，结果，红裙连初中都没上完，就辍学了。

红裙的二哥在城里打工，说好麦收时回家，帮助家里收麦。二哥可能没挣到什么钱，他起了不好的心，趁一家商店打烊时，他潜进去蹲在一处暗影里了。半夜，他刚要拿些东西，就被商店里值夜的人发现了。人家要抓住他，他手里备有一根铁棍，把人家给打死了。他很快被判成了死刑。官家的人通知红裙的爹娘，让他们准备到城里去收尸。是镇上派出所的人把通知拿给红裙爹娘的。红裙的爹表示不相信，他说：“不会吧，我那孩子老实得很，胆小得很，在家里连个鸡都不敢杀。”派出所的人说：“我看你是不见尸体不掉泪。”

红裙的娘这才哭了，她一哭就哭得摘心摘肺，大放悲声。明明是她儿子遭了杀身之祸，她没有哭儿，而是哭娘。她坐在地上，哭一声，身子往前合一下，双手拍一下地。她拍地拍得很响。拍罢地，双手顺着两条腿收回来，举向空中，身子再往前合，再拍一下地。她哭的是：“我的娘唉，我的亲娘唉！”以此循环往复。

红裙也哭了，她哭得一点也不比娘的声音小，只是嗓子有点尖。她是连哭带喊。她为二哥而哭，为娘而哭，也为自己而哭。她早就想哭出声来，早就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这一次她是彻底放

开了。

哭了一会儿，红裙抱住了娘，娘也抱住了红裙，娘儿两个抱头痛哭。看她俩这样哭法，谁说她们不像是一对亲母女！

后来娘哭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躺在床上还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。

为了安慰娘，红裙坐在床边，第一次对娘说了许多话。她掏了心窝子，说她早就知道了她是爹娘收养的孩子。不过这不要紧，她觉得爹娘就是她的亲爹娘，比亲爹娘还要亲，她请求娘不但要把她当成自己的亲闺女，还要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儿子。她不去上学了，这一辈子也不打算结婚了，就守在家里帮爹娘干活，伺候爹娘。等爹娘老了之后，她更要好好地在爹娘跟前端汤端水尽孝心，报答爹娘的养育之恩。

见红裙把话说透了，娘也跟她说了实话。那年秋天，天已经很冷了，树叶子落得哗哗的。一大早，红裙就被人扔在窑场一角一个垛砖坯子的夹道里。做砖坯子的人听见她不歇声地哭，没人过去伸头看一看。不看他们也知道是个没人稀罕的小妮子。有人听见她哭得心烦，就远远地往她哭的地方扔报废的半截砖坯子，大概想把她砸死算了，不砸死她，她活着也是受罪。亏得她命大，半截头的砖坯子扔过去不少，都没有砸在她身上。要是有一块砸在她身上，她就活不成了。这时红裙的舅从窑场路过，他把冻得小脸青紫的红裙从地上抱起来了。红裙身上只包了一块布片子，脐带子还是湿的。红裙从小就很乖，舅一把她抱起来，她就不哭了，小嘴张着，像是找吃的。舅对窑场的人说，他姐家有两个男孩，还没有女孩，他把这个女孩给姐送去，看他姐要不要。红裙的舅连家都没回，直接把红裙给红裙的娘送来了。娘见红裙

不缺胳膊不少腿的，就把红裙留下了。当时，红裙的二哥刚断奶不久，奶里还有一点水，娘就让红裙接着吃。红裙很好喂，奶也吃，红薯也吃，两个多月就吃得胖胖大大的，不到一岁就会走了。娘对红裙说，她以前没对红裙说这些事，是怕红裙知道了伤心。现在红裙既然已经知道了，她也不瞒着红裙了。

退了学的红裙，很快就成了一个能干的闺女。红裙被村里人称为大身拐子闺女，她不光个子长得高，还大手长脚，腿壮胳膊粗，浑身都是力气。地里活，场里活，家里活，红裙样样都能干。架子车上的麦捆子装得像小山一样，红裙一个人拖起一座“小山”，呼呼地就拉到打麦场里去了。午后的打麦场里热气烫脸，红裙头上只顶一块手绢，在铺满麦秧子的打麦场里又是翻场，又是放磙，比一个老胳膊老腿儿的老庄稼把式还禁晒。在灶屋里做饭，她成了主角，娘成了配角。按她的心愿，娘连配角也不用当，只管等着吃饭就行了。娘不，她一去灶屋，娘跟着就去了。娘说她喜欢看红裙做饭，她想跟红裙说说话。娘很知心的样子，把什么话都跟红裙说了。娘对红裙说，他们村捡来的闺女一共五个，娘一个一个数给红裙听。娘的说法跟来金的说法是一致的，看来村里的大人对每一口人的来历都心中有数。其中有一个捡来的闺女，红裙没有想到，她竟是英子。

这天镇上逢庙会，村里人差不多都赶会去了。红裙正犹豫去还是不去，英子找她来了，英子不是拉她去赶会，是让她去英子家，英子说找她有点事。她见英子的表情非同往日，心里打鼓打得厉害。来到英子家一看，英子的爹娘都不在家，只有小果在英子家。红裙一下子把英子的用意猜到了八九分，因为小果也是捡来的闺女。这就是说，村里捡来的五个闺女，除了另外两个

还小，已经长成的三个闺女今天都到齐了。趁着村里的大人们去赶会，她们这几个同命相怜的人也抓空子聚一聚。她们一开始并没有说话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你叹一口气，我叹一口气。叹着叹着，眼泪就叭嗒叭嗒往下掉。眼泪掉不及了，她们就哭出了声。一哭出声，她们就抱在了一起。英子哭得最痛心，一边哭一边使劲顿足。

英子是爹娘在外地打工时捡到的孩子，却说成是在外打工期间自家生的，把英子的身世瞒得很严实。英子的爹娘使用了一种障眼法，跟英子说这个闺女是捡的，那个闺女是捡的，把英子的眼给障住了。英子以为，爹娘不忌讳指出别人是捡来的，表明她是亲生的。谁知道呢，原来她也是捡来的。而且，据跟她爹娘一块在外打过工的人说，她被捡到的地方更远，更无处找，无处寻。

三姐妹哭得昏天黑地，英子说，干脆她们死了算了。既然没人疼她们，她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通过她们的死，或许能把世上的人震动一下，让人们以后生了女孩别再扔了。三个闺女一块赴死，也算是对世人提出一个强烈抗议，看看以后谁还敢扔孩子。对死的设想，使她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诱惑，心上升起一股献身的冲动，神圣的力量，她们差不多都同意死了。但在商量采取什么方式死时，她们的意见不够统一，不管是投水、上吊还是喝毒药，都是有人同意，有人不同意。不同意主要是各人都考虑到死后的形象问题，似乎每样死法都不会留下什么好的形象。这样一来，红裙就有时间提出一个疑问：“人家不想让咱们活，咱们自己干吗也不活呢？咱们要是死了，不是正合人家的意吗？”